

土家织锦传承人

口述史研究

杨洪林
樊祖原 著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土家织锦文化资源分类、聚合及数字化应用示范”

(课题编号:2015BAK27B01) 成果

土家织锦传承人 口述史研究

杨洪林
樊祖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家织锦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杨洪林,樊祖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203-4136-3

I. ①土… II. ①杨…②樊… III. ①土家族—织锦—民间工艺—研究—中国 IV. ①J52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04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牛 玺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410 千字
定价 1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从学科起源来说，历史学和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都有搜集口述资料的传统。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有很多材料是口述资料，我国从周代开始就有了“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礼记·玉藻》）的史官，司马迁的《史记》也收录了很多口述资料。人类学是从“拟构历史”发端的，自功能主义学派兴起之后它才选择主动排斥历史，但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方法的田野调查法却离不开访谈，离不开口述资料的搜集。历史学走向成熟之后也曾将重点转向文献研究，疏远了口述史，但自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国年鉴学派兴起之后，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马克·布洛赫等人就展开对传统史学的反思，主张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气。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开展口述史的研究，从个体的视角来研究整体的历史，直接促成了口述史学的形成。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倡导更加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史学”，主张眼光向下，研究总体的、整体的历史。在历史学“人类学化”的同时，人类学也在不断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学内部出现了一股“历史化”的思潮。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再度接近，除了都有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科学的学科追求之外，还有“眼光向下”，从个体中来发现整体，注重口述史料的运用等共同的学术取向有关。

不管是中国田野，还是中国学者的人类学、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起步都不十分太晚，但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遗憾的是，这一理论介绍进来之后，并未获得主流历史学的足够重视。近些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基层社会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一些学者也将口述史的研究聚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上，以传承人为中心，从他们的生命史中来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義和途径。在我们开展本项目研究之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出版了一套“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并在丛书中出版了《西兰卡普的传人：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我们再来做土家织锦传承人口述史时不得不思考研究的意义在哪里。我想意义主要在于王文章先生出版的口述史，访谈时间集中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刚刚起步，我们十年以后再来做访谈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即将成熟，走出了初步的探索期之后再来以传承人为中心观察这段历史，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重面向。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人民的一种纺织工艺品，传统织品主要用来做铺盖被面，大的铺盖被面叫“土花铺盖”，小孩的铺盖被面叫做“窝窝被”。土家语把这种纺织品叫做“西兰卡普”。传承人把纺织和编织土家织锦的过程叫做“打花”或者“挑花”。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家织锦逐渐从土家人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开发成壁挂、挎包等旅游纪念品，这种创新也成就了土家织锦一时的辉煌，并把它推升成为土家族的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我们在进行土家织锦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过程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传承人个人亲身经历的事件，包括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从事土家织锦的经历，我们希望把土家织锦技艺放到他们个人生命史中去考察；二是他们看到和听到经历，包括他们看到或听到了哪些与土家织锦有关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行业和传承人的情况；三是个人对土家织锦的体悟和思考。尽管我们做得不十分完美，但我们迈开了将土家织锦传承人置于行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中心来进行整体性的思考的脚步。

接受我们访谈的传承人有140余位，年龄分布从九十几岁到近二十岁，地域分布涵盖湖南、湖北、重庆三省市。基本上我们了解到的目前还在从事土家织锦工作的传承人和生产厂家都去联系访谈过。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编入著作中的传承人口述史仅有67位。这67位传承人的口述史基本可以呈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家织锦行业发展变迁的历史以及当前的境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家织锦的发展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随着张家界等地旅游产业的兴起，土家织锦迎来一个辉煌期，促成了花垣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厂、龙山织锦厂以及一批家庭手工作坊的兴起，他们的兴起也为土家织锦行业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现在成为各级代表性传承人和经营土家织锦作坊及公司的老板；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6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前，这是土家织锦发展的一个沉寂期，很多织锦厂和织锦作坊倒闭，只有少数人能够艰难地维持，大部分传承人转行；第三个阶段是土家织锦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到如今，土家织锦行业恢复发展，传承生态逐步建立。土家织锦的创新发展也基本与这几个阶段重合，在第一个阶段，为了适应旅游市场的需要，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汪为义、宋定国以及湘西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田大年等人开发出壁挂、挎包等创新产品，并开发出了巨幅织锦的拼接技术，坐标纸设计技术等，花垣织锦厂也开发出了大型织锦机；第二个阶段的创新乏力；第三个阶段传承人不仅在寻求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如田若兰开发出了多种型号的织锦机，还开发出了土家织锦服装、围巾、抱枕、车挂等产品，另外还有一批高校也加入其中，如黎承菊被清华大学邀请去参加培训，湖北民族学院获得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支持，开展土家织锦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和智能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我们在访谈和整理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传承人都有大致相似的经历，也曾考虑照顾读者的观感将这些内容进行删减，但考虑到这些相似性或许就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基本样貌，我们保留这些，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土家织锦行业和传承人的整体情况，更能呈现一个“整体的真实”。当然，本著的研究从本质上说还是口述史料的研究，我们也期待在此基础上的口述史学著作尽早问世。

自序	1
----	---

吉首市传承人

叶水云口述	3
-------	---

龙山县传承人

刘代娥口述	11
叶菊秀口述	18
黎承菊口述	25
黎成凤口述	32
叶丽萍口述	42
叶英口述	47
刘艳口述	52
黄立俊口述	58
刘代英口述	64
黎月口述	69
陈吉珍口述	73
黎冬翠口述	76
黎几娥口述	79
张满玉口述	82
万玉花口述	86
尚永香口述	88
尚林口述	91
魏冬香口述	94
彭英红口述	97
向二娥口述	99
向惠婷口述	101
姚冬梅口述	103
魏兰娥口述	106
向玉琼口述	109

目录

花垣县传承人

石梅英口述	115
彭仲苹口述	121
杨国清口述	127
麻绍明口述	129
王娅口述	132
吴宏珍口述	135
龚贤翠口述	138
白丽亚口述	141

目 录

张家界市传承人

丁世举口述	147
汤晓艳口述	151
龚琴口述	155
杨巍口述	159
陈慈香口述	162
陈显梅口述	165
李翠平口述	169
李小春口述	172
刘洁口述	174
刘小浓口述	177
毛秋宏口述	179
毛燕口述	181
彭晶口述	183
宋婷口述	185
唐红口述	187
唐亚平口述	190
唐怡媛口述	191
殷秋翠口述	194
于红霞口述	197
赵金莲口述	199

恩施州传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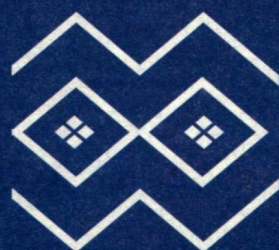
唐洪祥口述	203
田若兰口述	208
梁萍口述	212
梁翠兰口述	215

重庆市传承人

肖理中口述	223
汪少碧口述	228
左翠平口述	231

土家织锦研究专家

宋定国口述	237
汪为义口述	243
田明口述	250
田大年口述	260
殷晓玲口述	265
彭英子口述	268
李开奇口述	271
后 记	278



吉首市传承人







——叶水云口述

叶水云 女，土家族，出生于1967年，湖南龙山县苗儿滩镇叶家寨人，土家织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目前任教于吉首湘西州职院。

访谈时间：2017年7月10日

访谈地点：吉首市乾州古城景区水云大师坊



我是1967年出生，龙山县苗儿滩镇叶家寨人，土家族。我是十几岁学的织锦，1981年初中毕业（14岁）之后跟姑婆叶玉翠学的。我是和几个同龄姐妹一起去找姑婆学的，叶玉翠大师手把手教我们，当时一起的有六个姐妹，有叶七妹、叶冬翠、叶九翠。跟她（叶玉翠）学（织锦）的人85%都是姓叶的。因为姑婆手艺好，做的东西漂亮，做得好，我们都非常喜欢她，所以想到她那里去学织锦的人很多。我学织锦纯粹是个人爱好。我的家乡有一个习俗，“养女不学花，等于白养她”。我从小就喜欢土家织锦，看到姑婆做得很漂亮，就想跟她学。

我们学织锦的人经常约一起到叶玉翠那里，然后她找一块空地摆上织机，在空地上教我们。我们学的时候也互相交流，看别人做的东西，互相比较。如果没有老师手把手教，学织锦肯定学不好，学土家织锦的时候光看没有用，要自己操作。我们那里有些人小时候还跟妈妈、姑姑，还有姐姐学织锦。

我们那边的姑娘结婚的时候用土家织锦作嫁妆，如果看女孩子手艺怎么样，是否心灵手巧，只要看她的嫁妆里的织锦有什么图案就知道了。我学土家织锦的时候，一开始织的图案是“燕子花”，当时学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图案。你别看图案简单，也是需要很多技艺的，比如织的纹路有斜的，有横向的；还有配色，需要多方面考虑。土家织锦好不好，首先看颜色，再看技艺、工艺。要把土家织锦做好，需要有三五年的积累才行。每个人对色彩观念与理解是不一样的，所有颜色的搭配就不一样。开始学土家织锦的时候做起来简单，后面慢慢深入就难多了。织土家织锦的时候，配色是关键，还有材质也是区分东西好坏的标准。清代有些老师傅织的织锦，最好的是用蚕丝织，其次是用丝加棉，在次就是纯棉。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比如地主家的女儿，就是用蚕丝或者丝加



棉织的。

我们土家织锦有经线纬线，线的粗细对工艺的好坏有决定作用。传统工艺是自己纺线，自己染色，自己牵线。我不喜欢太跳的、太刺眼的颜色，喜欢淡雅的，但不喜欢暗的，就是艳而不俗。因为我们土家织锦改变了很多，很多传统的没有做了，现在趋向于做生活中能够使用的产品，比如服装。传统的土家织锦有很多优点，它的面子非常耐看。湖北那边还有一些在做传统织锦的。按照传统的方法做出来的织锦非常耐看，它用的是纯天然的材料，洗了之后反而更好看些。

现在，土家族女儿去外面打工的多了，学土家织锦的就少了，现在做土家织锦的人比以前少了很多。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在清代户户有织机，现在有织机的家庭很少了。现在实用的土家织锦产品少，工业四件套取代了土家织锦，姑娘结婚用土家织锦的也少了。土家织锦的被面很重，不好洗。（20世纪）80年代以后，用土家织锦做嫁妆的就慢慢变少了。龙山织锦厂把土家织锦改成旅游产品，慢慢的就失去了传统。土家织锦从被面到装饰品的转型时间大概在2000年以后，但也不是彻底完成转型，现在还有一些姑娘在出嫁的时候用土家织锦被面。



温家宝总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
查看叶水云编织的土家织锦

我们当学徒时，在叶家寨集中学习了10来天，过完春节后把织机从叶玉翠的家里搬回来，然后到了开春的3月份，我们把织机搬到叶冬翠家的吊脚楼上，那里比较空旷，我们又在那里集中学，这样又搞了一个月，把简单的技巧学会了。那时龙山县文化馆收集土家织锦图案。姑婆就把一些织锦的图案发给大家，让大家回去自己织，然后卖给文化馆。叶玉翠大师培养了我们一大批人。这样大家都很高兴，不仅可以学织锦，又可以拿一点收入。其他的人织的织锦一般除了自用外，也把多余的土家织锦拿到镇上去卖，当时值多少也不记得了，二三十块吧，价格低。

1984年，我从叶家寨出来，叶玉翠在龙山织锦厂当终身顾问，我跟着她去做了好几年，那时她已经七十几岁了。龙山织锦厂每年都会增加一些员工，织锦工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人。这些工人进厂前有的跟长辈学，跟家长学过织锦，当时厂里招工要求要有技术基础，来了以后按劳取酬。



以前从龙山到吉首坐车要八个小时，去一天，来一天，挺辛苦，所以我们就想在吉首办一个织锦厂，这样我就到了吉首。1987年，我到了吉首织锦厂，我分管技术，算是副厂长，厂长叫石英。第二年（1988年），织锦厂的效益就变差了，吉首的厂就办不下去了，后来石英也去了北京，我就去了凤凰县职业中专技术学校学习。我在那里学了三年，毕业后就留在学校当老师。当时我教织锦和蜡染，主要辅导工艺美术的学生，也搞创作。我是跟我先生学的蜡染，他是跟吴大炮学的，我现在织锦和蜡染都做得不错，我在坚持传统的过程中有些创新。2001年，我就到了湘西职业技术学院。

湘西职业技术学院有20多个系，我是在民族艺术系，我没有看到龙山技工学校考入我们系的学生。我们系主要招高中毕业生，也招五年制的初中毕业生。我们教织锦和蜡染是通过专业课来教，分阶段上课，比如四个周，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一门课有20多节课，学生通过学习可以从一点都不会到做成工艺品。我们这个专业是从2013年开始招生的，今年有学生毕业。工艺美术是在当地政府扶持下开办起来的，有的学生毕业后去当幼儿教师。龚艺珍老师带的几个学生毕业后就留在她那儿（指工作室、店面）。五年制大专蛮好，学生毕业后技术相当好。

我是1996年评上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2005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2007年初，成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参评这些称号时要求自己送作品、资料上去，通过自治州报到省里，当时有刘代娥、田大年这些人都报了材料，省里一下子刷了很多，我们州里

只剩下我跟另一个人，送到国家评，就我一个人上了。有的人说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要靠关系，但我想问的是：如果在州里有点关系还好，有几个在国家里面有关系呢？我觉得最终能评上，还是要靠技术，要靠自身的本事，如果技艺达不到，是不可能评上国家级的。

吉首也曾经有过一个织锦厂，除了生产织锦，还生产苗绣，它的名字叫民族工艺厂，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做了，做几年就没了。花垣也有织锦厂。龙山织锦厂已经倒闭了，房子也拆掉了。这个厂（指吉首），1991年、1992年就没办了，他们那



叶水云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证书



叶水云的参展证书



叶水云接受访谈

时做的工艺品少，做民族服装多。以前大规模做土家织锦的主要是龙山、花垣、吉首三个地方的厂。龙山跟花垣的厂做的时间长些，花垣的规模大，做的时间比龙山早。张光准是后来当龙山厂的厂长的，他跟汪为义、田大年是同时代的人，开始的厂长是尚厂长，还有马厂长，再后来才是张光准。龙山厂开始几年还可以，后面就不行了，后面企业就不太好做了。

我在学校教织锦，我的学生都挺感兴趣，学得也还可以。我们的学生还有获得大奖的，喜欢做的学生都能够做得好，我的学生有的考上了清华美院，也就是原来的中央工艺学院。

我觉得土家织锦最好的传承模式是校

园传承，非遗进校园会传承得更好。我之前带的徒弟有七八十个。我原先在凤凰民族艺术研究所当所长，当时织锦销售火爆，工人多，招了一些徒弟，但她们到了要嫁人的年纪就做得少了，结婚后更是没时间做了，有的女孩找的老公是打工的，就跟着一一起出去打工去了。校园传承不一样，学生在学校认真学，把技术、技艺学好，老师也教得更专心，不光教专业，还教素描、美术、计算机、画画以及文化课，学起来比较系统。

土家织锦传承的关键还是要靠政府，像学生掌握技艺了，需要提供就业的平台，他们才能安心留在这个行业。在这个方面，需要政府出台文件，需要行政力量



介入。我估计很多行业都有这种情况，需要社会给他们一个平台。

传统织机织的织锦宽度只有五十几厘米，长度可以做到几米，机器改良后可以做到一米、两米，长度不受限制。我从事织锦经营是在1991年从凤凰县职业中专技术学校毕业之后。我后来在民族艺术研究所，在那里带徒弟，我过吉首来了之后那边（凤凰）就停了。我经常出去搞土家织锦的展览交流，自己也在凤凰老街开了一个卖织锦的商店。商店的顾客国内、国外都有，当时我们的东西好，也卖得好。

我在乾州古城这个工作室是五、六年前搞的，是自治州扶持搞的。自治州搞了一个非遗工艺中心，通过中心把大家招集起来，扶持传承人，传承人在这的工作场地不收租金。

我一路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土家织锦，从小激励自己前进。我当老师有工资，做织锦可以提升技术，学习新的工艺，当我看到自己的一件作品有了较高价值，自己还是蛮有成就感。从一步一步做织锦到现在当老师，我以这个为业，我这一生能做这个很高兴。

我带的学生既有大学教授，出过书，也



叶水云在乾州古城创办的水云大师坊



台台花

有民间优秀传承人。我带的徒弟黎成凤是中国织锦大师、优秀传承人。我还有些徒弟是省里的、州里的、县里的传承人。黎成凤一开始不怎么会做织锦，后面跟我学，进步很大，学织锦要靠师傅带，起点不一定要太高。每个人对织锦的欣赏角度不一样，包括图案理解、工艺掌握都不一

样。比如，土家织锦是三根线一格，那半格怎么搞呢？一根线是一色，如果在一格里面放两色线，这样就实现了半格。织锦的图案里面人物的手、眉毛从粗到细的渐变，传统的织法里面是没有的，织锦的色彩渐变是我的创新。



龙山县传承人

